

群众演唱小丛书

八垌地

赵羽翔 著

234.7
46

宝文堂书店

八 垧 地

宝 文 堂 书 店 出 版

(北京东四八条52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京 安 印 刷 厂 印 刷

字数26,000 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 印张1 3/8

1980年12月第1版

1980年12月第1次印刷

书号: 8070·27

定价: 0.11元

I234.7
146
3

八 垧 地

(独幕话剧)

赵 羽 翔

时 间 一九七八年，东北春耕时节。
地 点 某生产小队办公室。
人 物 丁家富——男，生产小队队长。
叶茂根——男，公社党委书记。
老 陆——男，大队副书记。
春 杏——女，小队会计。
张四海——男，养猪场场长。
丁二嫂——社员。

〔幕启：场上无人。少顷，春杏提一条口袋闯了进来。〕

春 杏 保管员！咦？保管员哪去了？

〔春杏转身将要走出去，老陆推门进来。〕

老 陆 春杏，忙忙乎乎干什么呢？

春 杏 早晨我领种子，让保管员多付点儿，他说不行，

A777722

领多了我们丫头蛋子该吃肚里去了……

老 陆 （笑起来）啥种子那么好吃？

春 杏 啊，我们在八垧地种葵花籽儿。我真不明白，现在形势这么好，群众干劲儿这么大，人的觉悟这么高，他保管员就是估计不足。结果我们小组窝了工，保管员不如改成保守员得了！（转身就走）

老 陆 哎哎，我还有事呐。（拿出一张表格给春杏）

春 杏 （接过看）又是“春耕进度表”！我都填多少次了。上边千条线，下边一根针，我这会计想不脱产，也逼得你不能上第一线！

老 陆 （又笑了）这是给我提意见呢？

春 杏 你是大队副书记，愿听就算一条吧。

老 陆 我接受。晚上收工回来你再填也不算晚。

春 杏 （收起表格）最好后天结束春耕时一块儿填。
（转身又想走）

老 陆 哎哎，我还有事呢……

春 杏 老陆大叔，你还有完没完了？

老 陆 办完这个再没了。公社叶书记来了，到饭点说一声给准备午饭。

春 杏 叶书记，哪个叶书记？

老 陆 刚从县工业局调到咱公社来，文化大革命前在这当过副社长。

春 杏 啊，是叶茂根！

老 陆 你怎么认识？

春 杏 工业局盖大楼，我不是当过一年临时“工人阶级”吗。这位叶局长可是够厉害的……

老 陆 哎哎，没用的少说。饭点还有肉没了？

春 杏 上次来检查团，早就一扫光了！

老 陆 那就多弄点鸡蛋。

春 杏 老干部得有个老作风，吃派饭吧。

老 陆 第一次到你们小队来。

春 杏 那更好，看看咱们火龙河大队第三小队社员的“美好”生活嘛！

〔叶茂根推门走进来。〕

老 陆 你这个嘴……哎哟，叶书记，听说你没进村就到地里查看去了。

叶茂根 我这是走马看花，打西来顺便看看西片地种得怎么样。队长呢？

春 杏 老队长上农场了。姜队长领社员在河东种地呢。

老 陆 （介绍）这是队会计，叫春杏。

春 杏 我认识你，你不认识我。你们工业局盖大楼，我搬过砖，挑过浆。

叶茂根 唔，那怎么回生产队来了？

春 杏 现在农村一心扑实务正业，千方百计抓生产；农业很快上了正道，生活不久就要好起来；总之，一切吧，跟过去大不相同了，谁还愿当那个临时工！您看到了吧，我们队春耕进度，在全公社拔了头子，形势绝对大好！

叶茂根 这就叫人心思农。好啊！看来你们队长抓生产还真有一套。

春 杏 那当然。我们这个老队长过去抓生产有罪，现在……

叶茂根 现在有功，对吧？可这个张四海长得什么样，我怎么想不起来了？

春 杏 （不屑地）张四海？吃饱饭，他一边歇着去吧！

叶茂根 怎么？公社老汤向我介绍你们队情况时……

老 陆 啊，汤书记在这蹲点时定的是张四海当队长，可民主选举的时候……

春 杏 张四海欺上瞒下，我们真正行使民主权利，社员就没选他……

老 陆 （忙递眼色）选队长的時候，汤书记在县里开会，没来得及向他请示。可我们支部立地把这个队选举情况汇报给公社蓝秘书了。

叶茂根 噢，是这样。

老 陆 春杏，张罗饭去吧。

春 杏 叶书记，是让饭点专门给你做，还是吃派饭？

叶茂根 什么饭点？免了！以后不要搞特殊化。这是“四人帮”的流毒！

春 杏 （对老陆）怎么样？我说老干部必定有个老作风嘛！（拿口袋下）

叶茂根 （开朗地笑起来）这姑娘挺有意思！

老 陆 快人快语，是个傻丫头。

叶茂根 说了半天，队长到底是谁呀？

老 陆 丁家富。是个挺能干的老家伙。

叶茂根 （不知是褒还是贬）啊，是丁老倔！

老 陆 你知道这个人？

叶茂根 老相识了。我在这当副社长那会儿，他跟我不是吵过两次就是三次。你记得不，有一次刚过春分，我让他顶浆打垅，他两次按兵不动。我第三次催他，他不但不检讨，倒跟我干了起来……

老 陆 我来这个大队刚二年，那时我在偏岭大队来的……

叶茂根 啊，对对。这个丁老倔呀，大前年我又见过他一面。那是七五年我到上边开会，回来坐地委刘书记的蹭车，路过这儿。刘书记看下洼子那儿种了一大片葵花籽儿，就下车了，找来了队长，就是这个丁家富。刘书记问他那片地多少？他说整八垧。刘书记吓了一跳，种这么多葵花籽儿？问他为啥不种粮食，他说种粮食不长。刘书记不相信，让他毁地种豆子。他说已经到了芒种，来不及了。于是刘书记开导他说：种那么多葵花籽儿卖钱不好，不能搞资本主义。他一听火了。本来刘书记说得对，那玩艺即使亩产八百斤也不顶粮食。可丁家富不但不听，说说还跟刘书记吵起来了，说他外行，瞎指挥。弄得我直着急，告诉他这是地委书记的指示，一定要照办。他牛眼珠子

一瞪说：“皇上他二大爷说得不对，我也不想听。”气得刘书记没办法，到了公社把老汤好顿批评。

老 陆 （惊异地）啊呀呀，老丁头还有过这种事儿？

叶茂根 可不。后来听老汤说，到底把丁老倔撤了，才把那八垧地种了豆子。

老 陆 （忽然想起，担心地）哎呀，这八垧地今年可能又种了葵花籽儿……

叶茂根 什么？

老 陆 大队杨主任包这个队和五队，我不大了解情况。

叶茂根 虽然你是二把手，也该掌握全面情况啊！

老 陆 春起汤书记在这儿订的计划我看过，记得那八垧地定的是包米呀。

叶茂根 真要是种葵花籽儿可不行。走，咱们看看去。这次分工，党委让我到你们大队来蹲点儿……

老 陆 老社长来蹲点可太好了！

叶茂根 好？我可是跟你们要硬头货！文化大革命时批我只会抓粮食，不突出政治，是典型的唯生产力论，可我至今不悔。如今除掉了四害，更要理直气壮地抓生产了。听说你们大队已经连续三年过了黄河？

老 陆 啊，这……就算过黄河吧。

叶茂根 说话咋没底气？老汤说你们的粮食产量这几年在全公社总是排在第二、第三位上嘛。我虽然多年

没干农业了，可是县委既然让我旧业重操，我可是下了狠茬子，决心跟你们火龙河大队泡上了！今年我要求不高：保住黄河；准备条件，来年少得搭长江边儿。

老 陆 （为难地）这些年让“四人帮”整的，底子有点空了。

叶茂根 你们的自然条件很不错嘛，这可瞒不了我。老陆啊，要有个雄心壮志哟！把“四人帮”造成的损失夺回来嘛！啊？

老 陆 晚上开个支部会，具体向你汇报吧。

叶茂根 开个扩大会，吸收非党队长参加，我跟大家见见面。

老 陆 那好，请叶书记给我们做做指示。

〔丁二嫂迟疑地走进来。〕

丁二嫂 五叔！……啊，不在。

老 陆 找谁？

丁二嫂 找丁队长。（忙忙走出去）

叶茂根 走吧，咱们到下洼子看看去。

老 陆 快到吃晌饭时候了……

叶茂根 饭晚吃会儿不要紧，我不放心的是那八垧地。

〔叶茂根与老陆同下。〕

〔丁二嫂满腹心事地走进来，默默地坐在椅子上，打了个“唉”声。局促不安地不时望望窗外。〕

〔春杏扛半口袋种子上。

春 杏 我打窗外看象你坐在这儿嘛，端端正正的好气派呀！

丁二嫂 我是找我五叔来的。（欲躲）

春 杏 丁队长出门了。哎哎，二嫂，别躲呀！我问你，这两天你怎么泡在家里不下地干活儿？

丁二嫂 （掩饰地）我，我身体不大好。

春 杏 你可不要以为丁二哥是木匠，收入多点，就想坐等吃闲饭。现在形势这么好……

丁二嫂 这我明白。

春 杏 你说，政策正在落实，按劳取酬正在实行，又选出了可心队长，人人都拿出二十分劲头大闹春耕。可我真不明白，你怎么能在家呆得住！（背起口袋）下午下地干活儿！

丁二嫂 春杏妹妹，我五叔好象一半会儿回不来，我有个事就当你说说吧。

春 杏 你不知道劳动竞赛干得热火朝天？我还得去送种子呢！

丁二嫂 天要晌了，快收工了。

春 杏 （看看墙上钟）哎哟，十一点四十了，死保管员！（放下口袋）啥事？说吧。

丁二嫂 我好几宿没睡好觉了……

春 杏 我真不明白，这告诉我干啥？我又不是赤脚医生！

丁二嫂 不是，我是说我心里结个疙瘩，弄得我坐不安立不稳的……

春 杏 你能走能蹊的，有病上医院嘛！

丁二嫂 不是，我对不起队上……

春 杏 两天没干活，下午下地就是了，有啥了不起的。说你两句又扯到对不起上来了！

丁二嫂 不是。我，我就象迷了心窍似的……

春 杏 （这才有所觉察地）二嫂，你有啥心事吧？

丁二嫂 （点点头）……

春 杏 那就照直说嘛！（等了一会儿，不见下文）咋的呀？

丁二嫂 （低下头）唉！

春 杏 （急）得得，你可别泡我了！（欲下）

丁二嫂 春杏妹妹！我……（狠下心来）我偷了队里包米种……

春 杏 （被蜇一般）啊？你老实巴脚的咋干起这种事来了？偷？哎呀呀，真吓人！

丁二嫂 不不，不是偷，是想串换点儿。我听说队里整来的包米种是什么杂交，坐地增产两成，就搁我家笨包米种换了有三十多斤，怕别人看出来，就拿它掺和到大堆里去了。

春 杏 （直拍大腿）哎呀呀，二嫂，那是种子田用的，是公社给咱队的任务，今年培育出来，明年在全大队推广。你这么一掺和不全杂花了吗？

丁二嫂 原先我哪知道！前天听说是干这个用，我这肠子都悔青了。春杏妹妹，你看能不能想法再把它挑出来？

春 杏 早都种到地里去了，你不知道？我真不明白，哪管你真偷点呢，也别拿你家种子掺和进去呀，这下全完！

丁二嫂 我寻思白拿公家的不好。春杏妹妹，你说可咋办？

〔张四海醉醺醺地上。〕

张四海 咋办？上“非法分子学习班”呗！蹲，蹲它十天半月，罚——一家伙！

丁二嫂 （害怕地）啊？我，我不去！

春 杏 （不满地）张四海，你怎么偷听别人讲话？

张四海 隔墙有耳嘛！

春 杏 又来你那套了！听多半天了？

张四海 手表有。（亮出手表）没——看！听你们说，说偷，我没好意思进来，就，就贴门框子站了会儿。你是丁队长的侄媳妇，还——不得照顾一面！

丁二嫂 （又恼又羞）我有罪我领，用不着你照顾！

张四海 那好啊。我倒要坐这儿看看，丁队长给你个啥——罪？（一屁股坐下）

春 杏 滚你猪场干活去吧！

〔丁家富推门走进来。〕

张四海 嘿嘿，寸劲儿！说曹操曹——操到！（幸灾乐祸地）我说五哥……

春 杏 （忙抢过话）五叔，买回猪羔了？

丁家富 嗯。（喜形于色地）农场答应卖给咱五十头，其中还有四对种猪呐！为了照顾咱穷队，答应秋后给钱。加上咱队原有存栏猪，如今每家能够上两口了。

春 杏 太好了！这不光能完成交售任务，增加社员收入，更可以大量积肥了！

丁家富 四海，记住，种完地就赶车拉来去。

张四海 我个大猪倌，还管外、外交事儿？

丁家富 啥？你是养猪场的场长！

张四海 豆粒大个官儿，别、别抬举我了！

丁家富 丧良心！你说你身体不好，社员才让你抓抓这摊工作……嗯，你是不又喝酒了？

张四海 形势大好，供销点进酒多了，喝点高兴。这——可不犯法！

春 杏 我真不明白，大天白日喝酒不干活儿。不愿当那个场长拉倒，别这么泡大伙！

张四海 （瞪起眼睛）你算老几？哼，泡？总比偷——强！

丁家富 啥？

张四海 问你亲侄媳妇！春杏，别官官相护啦！

丁二嫂 脚上泡是我自己走的，用不着扯三拉四的！五

叔，我拿自家包米种换了队里的……（不好意思说下去）

春 杏 换了队里杂交种子。

丁家富 （奇怪地）换的？通过谁换的？

丁二嫂 （嗫嚅地）谁，谁也没通过，是我自己偷着换的……

丁家富 啥？（立刻有气了）你你你，嚯！这是啥时候干出的事？

丁二嫂 一个多月了。四海叔背回种子第三天。

张四海 （阴阳怪气地）我背那种子可真不易呀！你这赶上挖我心肝肺了！

丁家富 你把种子鼓捣哪去了？

丁二嫂 种到自留地里去了。

丁家富 回去，一墒一墒给我扒出来！

丁二嫂 已经出苗了。

丁家富 啊？你这私心比铅灌的还重！你要是我的亲生闺女，我非……种到你园子里的一棵不准动，到秋打干收净交到队上来！听见没？

丁二嫂 听见了。

丁家富 晚上开个社员会，你好生当众挖挖私心！

丁二嫂 （害怕了）这……

张四海 这么大个事，光检讨检讨就行了？得上、上学习班吧？

丁家富 打我当队长这儿起，以后不兴那套了！

张四海 她可是把自家种子掺到大堆里，全整杂——花啦，损失顶天了！

丁家富 啊？弄杂花了？你咋干出这种糊涂事来了？

丁二嫂 我，我是……

丁家富 （更加生气）晚上到会上说去吧！把大队治保委员也找来，是包赔还是咋个罚法，由治保委员和社员定！

春 杏 对二嫂干的这种蠢事，应该在会上狠狠批评，可这是她主动交待的。

丁二嫂 不，春杏妹妹，社员给我定啥罪我都领！（狠狠看张四海一眼，下）

春 杏 二嫂！（追到门口，停住）哼，添油加醋！国家有政策，队里有制度，不用你幸灾乐祸，出事就找你！（扛起口袋奔下）

张四海 （酒劲有些过去了）哈，她要寻死上吊我还得偿命呢！五哥，我是一片好心，那种子是汤书记在一百多里外弄的，我领着人是汗珠子摔八瓣好歹背回来的。这么大的损失，叫我咋向汤书记交待呀？

丁家富 你看处分得轻就上告，让汤书记下令枪毙偷种子的人！

张四海 别误会呀，我是说二媳妇太不给你作脸，你刚接手队长不易……

丁家富 你别有影打一杆子，没影打一棍子！你到汤书记

那一起告，枪毙她我陪绑！（欲下）

张四海 哎哎，五哥！

丁家富 我还有一堆事呐，没工夫跟你闲嗑牙！（下）

张四海 哼，老倔巴头子！一句软话没当我说，走生路不多叫几声大哥，你队长还想当长远！（自觉闹个没趣，拿起暖水瓶想喝水，一看是空的，气得将水瓶一墩，刚想走出去）

〔叶茂根与老陆走进来。〕

叶茂根 （责备地）那八垧地到底种了葵花籽儿，你怎么一点情况也不知道？

老 陆 八队和九队是个老大难，我一直没脱身抓那两个队来的……

叶茂根 丁家富回来没有？

张四海 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刚从农场回来！

叶茂根 去，把他给我找来！

张四海 好，好。（向门口走去）可我怕请不动他呀！

叶茂根 就说（重重地）我请！

张四海 你是？……

老 陆 这是公社叶书记。这就是张四海。好了好了，我去找老丁头去。（下）

张四海 哎呀，今儿风这么大，叶书记也深入下来了！

（拿过一只杯子，又故意拿暖水瓶）哎哟，你看我们队弄的，水瓶都是空的。（向门外走去）

叶茂根 不必弄水了，我不渴。张四海同志，以前你就住

这儿吗？

张四海 不，搬这儿来不到六年……

叶茂根 （嗅嗅鼻子）你喝酒了？

张四海 没，没。啊，我关节炎病犯了，调了两口药酒。

（忙躲开）

叶茂根 你当过三年队长吧？

张四海 对对。“四人帮”没垮时当了二年，垮了后又当了一年。七五年我接的就是丁家富的队长，皆为他下洼子种了八垧地葵花籽儿，地委来了位领导……

叶茂根 这事我知道了。

张四海 哎哟，叶书记真了解情况。可老丁吃十个豆也不嫌腥，今年刚当上队长，瞒着汤书记又种上那玩艺了。叶书记，是不是政策变了，不以粮为纲了？

叶茂根 谁说的？去年你那八垧地种的是啥？

张四海 包米呀。单产三百二，总产四万多。

叶茂根 这么说碱土地完全可以种粮食嘛！

张四海 打倒“四人帮”，上边不是号召狠抓一下农田基本建设吗？在汤书记领导下，我们大干了一冬春，把个八垧地硬是铺上了一层黑土。不的，说实的，倒是打不了那么多粮。

叶茂根 这么说，今年措施得力，加把劲儿，就可以过黄河嘛！